



荅周寧國良采

嚮者承公大雅之愛蓋時一醉心焉長路伊阻音塵
不接則搖搖如懸旌矣公緩步青瑣抗顏丹陛文彩
風流映帶一時慕者趨風息者繼之此世法之常無
足爲恠若乃九子諸山爲公几案謝眺李白諸賢遺
詠當公杯勺從容匠心揮斥千古則達士之遐軌遷
客之希邁也世貞天地間長物耳倦游之餘偷息一
丘偶有所窺自附於野麋塗龜之後喪魄軒冕銜恩
貝錦蓋非日夕矣公之飾許雖若愛我毋乃使我掩

耳乎哉故郡卑濕不足以當公寒帷倘其惠然尚能披襟領教沈太史名士蚤天托在隣壤幸一垂盼其家江使君歸臥比安樂否承雅贖附謝并有不腆比於獻編仰祈鑒納萬荷

王蟾芬

僕雖以幸獲從事於公桑梓之末緣素昧顏色不敢以贅通也郎城寂寂空谷甫啟門而使者至開楫奉讀則叙神交之往裏申兌麗之來資悠然雋永有餘味矣子與乃僕三十年故人數離聲合惜不能盡獻

頑石以攻其玉然至語萬里時時比隣矣玉叔則迨今猶是竿牘音問之友屢得其詩讀之以爲可鶴背馭風乃有言其人魁然河朔長者也孫山人肩瓢笠而訪我婁城里時屬陰晦小兒爭噪之以爲物也者至與揚扞文史叙 國家典故幾奪何憲五花簞後來郎中相與兩月避暑亦能用塵尾代袁家語是三

人者而公皆與之相下上因而推及於我收之門下之籍得毋爲彼知人累乎哉百一集詩皆精嫩圓秀珠而徑寸足媚川矣亦何必三斛也四文能於天心

月脇中下釣緡得寶又復竒健令人噤伏僕譬之乎
好談玄者三十年守丹竈不敢離故步一寸依然凡
鉛君身自有仙骨旦夕玉京矣何所資下士耶不揣
扇頭一歌非敢仰酌貺美聊見情耳大幣寔拜長者
之賜新刻數種并雜物比於獻縞統祈鑒納不宣

朱在明

賢伯氏枉駕不能爲浹日飲良用歎然公至永嘉探
故人因爲天台鴈蕩之游未聞嵇呂有此勝事知奚
囊所積不貲願安承教適以先人不得已事出句容
轉訪陽羨見者謂是恠物所遇不免紛紛解嘲今復
歸蟄矣仲氏與子念亦偕行然未嘗一日作公青鞋
白笈行逕也雅貺拜嘉入春當掃逕以待

劉錦衣

自舍弟入覲後有一札奉候起居更辱報貺之雅自
是僅從一二友人所窺吾文調劑國是幹旋造化之
妙而貞寄跡方外游鹿豕而居木石不敢輕以野人
姓名數瀆台重然至私心未嘗不依依也先師以夙
緣契上真以節誼脫世網以靜悟爲入門以恬澹無

王鳳洲尺牘卷二
三十一
慾爲教主而貞苦海中人也蒙援而出之以放棄家
室捐身名謝絕一切人間之好而不顧雖上乘若未
有證而區區色身小覺輕安矣荆石宗伯具草以傳
見委蓋欲舉其正大明白者以杜夫妖妄之見耳不
意其反見目爲妖也詞若稍有張大然得之親見親
聞非有所粉飾也區區餘生可幽可窺可辱所不分
者乃至欲毀供奉上真三楹之屋與蛻形七尺之龕
耳茲事賴相公及一二元老主張吾文調護可以無
他但窺伺之徒以荆石公爲奇貨不無隱憂唯冀台
覬之至

顧山甫

沈日章市口也顧獨能談足下苦節高蹈令人鼻端
拂拂有烟霞間想不謂歲邸一見之張生所然意足
下眇小山澤癯耳乃魁然頎軀河朔一大俠酒酣耳
熱慷慨屹揚騷雅下上今古宛然南華說劍彭澤咏
荆軻狀男子不可測乃爾兩月復從沈所得足下書
若以僕爲可與言者諸體詩一帙讀之調高格蒼警

語時出令九原可作迪功必爲歎賞念欲割錕與沈
謀梓而一序之覺爲百穀道盡矣百穀所謂平原惠
才多者也拙詩二章見鄙况知不足酬來美等於編
帶而已謝都尉乃能客足下耶褚伯玉過王僧達郡
齋止於談松桂千古不謂非信然哉

王承父

歲晏嶢嶢日爲酌文字見役刺促無時息肩殆不止
如足下所調而已歌辭奇逸宏麗第足下米汁之好
安能托鉢乞齋飯耶酒徒兼詞客不佳似不必

於中有取舍也顧君誌銘已敬諾恐亦足下所譏袖
中物旣已譏之而復紹介以請之何也一笑

又

足下過訪時方在沈冥妬足下儼然冰玉數以大白
相沃馮陵不已宜足下之我恨也誦來教莊語雅謔
時時有之則齊東酒酷也然足下我規也則我師也
僕以九月邁一異人授我以谷神之訣三日而証矣
絕飲者餘一月而家弟歸促膝懽噉不覺時一中聖
覺其無害復成豪舉然足下去之明日而此異人旋

來見謂良苦今則戒童子每會不過三叵羅止矣故
曰足下我師也雖然足下嚮大作醉則厭醒人一作
醒人便厭醉者足下故當自厭今今當復自厭故也
何足下之智於處已而畧於處人也嚮望足下亡所
羈已忘之大約是阮家竹林中長言耳足下戒我飲
而後許攜一斗白菊酒白菊固佳乃欲以一斗酒作
我一歲資也呵呵讀諸詩轉多轉不忍釋手嚮談雖
哺醴之餘亦似欲爲足下效齒牙之美而懼赤眼者
之惡發若足下所舉十年以前爭依名家以自起十

年以後又且擊名家以自立甚者手摹擬而口雌黃
自欲成佛作祖不嫌操戈入室此大中時病然究竟
言之苟能盡掃宿障天女鳩茶一切皆空即使未鏟
名根大樹蜉蝣任其搖撼後千百年王承父無恙僕
亦無恙此曹何爲者序稿呈覽欲手書付剞劂緣無
格紙恐誤行款坐是中止亮之餘不一

又

得足下手書滿紙蕪示白下諸詩悅然如覲管幼安
眉宇所諭顧益卿中丞於遼陽幕府秣圃築亭儲酒

蓄甘以待足下且分一月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
卽僕亦叨霑焉此君書辭小半是念足下語曹生亦
在所憐昔人所稱高義薄雲天於此君見之矣近得
王辰玉數行推足下爲山林之聖若一入長安門未
免降作班固表中第三品第能單騎從漁陽度山海
關而東小忍旬日口吻卽入蓮花幕矣足下尚望附
僕而北耶冬初小有建白卽上書乞骸骨未蒙天允
獻歲當復請耳舉朝擊一大璫不能勝朝門咫尺作
筆札唇吻戰場六十餘老人尚堪於此地覓生活耶

邇來日了文債形神不攝終須於墨池中淹殺無計
迴避如何如何吳叟譜序亦其一也才盡不復能佳
塞白而已逸史僅存一本俟得副卽專致鄴架不悉

張子予

前聞足下無端爲直指所窘瞻美歸云尚在浮繫世
途好燒琴煮鶴寧止一人一事悵然悵然僕已寄跡
方外不復甘腐鼠而餓鴟見嚇轉甚近戲語瞻美云
吾欲出張將軍難不如入就張將軍易也如何節腹
所餘金少許助洗沐費又喻蘭溪新刻景濂先生詩

或可醒困眠也足下何不委堯叟伯子跌宕筆牀茶
竈間亦足送日李于麟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
付兒曹立語故有味也獻歲成一歌擬贈伯子不果
今爲出之若沾沾者不無更作廼公行逕乎

胡元瑞

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減鄴侯日枕席坐臥其中
世間事無足上眉尖胸次者以僕所見當今博洽士
陳晦伯可稱無二然不無書麓之恨楊用脩頗以綴
屬稱而疎鹵百出點檢不堪自李獻吉戒人讀書嘗

令此道彌厄海內故不乏雋流纔一篇一什有味便
厭薄六代以還卽晉唐諸史高閣束之矧其餘者自
分此生已矣何意晚歲從少年中得足下家弟每嘖
嘖足下過目不忘髮州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已學亡
不窺浸浸有雄視百代意而獨稍降心於僕噫足下
故劉子政張茂先輩也僕非其人詎敢當刻豁一棹
何日來東傾筐倒屣與足下連牀作十日語望之望
之

又

喻蘭溪邦相人來辱長箋見誨副以衣履新詩種種
啟之如龍泉太阿乍出匣霜風肅然不能矐盼僕遂
得見懷及游仙十二章卽異日跨一蹇游芙蓉城出
橐裝以驕毛仙翁張洪崖先生不亦大幸哉第僕之
此舉正爲挫名避思朝夕焚埽異小識綺語宿憚耳
而過爲賢豪長者措飾之又動迦葉定中蹈舞習恐
終成墮落柰何所命綠蘿館集序足下方如日升川
盈豈僕一語所能定僕亦何自破筆研戒以世人理
待足下而足下意似不可已且慮後世有兩奇不相

值之歎故勉而命筆僕於交游少所推僅于鱗耳有
足下于鱗不爲死也氣色高華聲調爽俊而縱橫
跋有揮斥八極凌厲千古意僕三十年中所接如足
下真耳目中無兩所望者思西京未雕之質平原才
多之戒而已邦相無一毫俗吏態遊覽倡和令人慨
想臨川之美足可紙貴見除目尊君已復故物第碧
鷄萬里不虞初平羊作石璫一笑一笑新暑未劇加
餐自愛

又

僕故有稅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書于鱗嘗謂中
多俊語英雄欺人意似不滿僕亦服之第渠所棄取
却未盡快人意得足下詩數則古今談稅家盡廢矣
方對客草草不一

又

前得足下書始能一報荅然謂公車已至長楊邸故
付郵筒寄之豚兒所昨忽覩蒼頭接足下黯淡片紙
乃知扶病抵瓜州病益甚日啜粥不盡一器甚爲懸
情及覽書辭見托作傳且謂病恐不可起須此文而

暝酸楚宛薦使人腸寸寸折雖然足下年未強仕虛
恬少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劇也恐拂病者意敬爲
作傳且馳一介相慰問足下自愛勉進七箸鷓首且
南歸見二尊人顏色弄稚子暢其憂思行且愈矣詩
數少遲當爲草序足下不朽大業已就天下萬世知
有胡元瑞矣壽夭窮達一付之度外達摩惠能黃蘗
趙州語不可輕放過也雅脫祗領足下至此尚能爲
故人衣食念乎薄意附侑不一

沈嘉則

自僕入園後少能與客相聞然至如足下故不受客
例也厨人擾擾當是王宗伯烹露葵燒筍蕨作賓頭
盧供耳質明而一蒼頭以足下刺進卽馳訊家弟所
鷓首西矣得書知復出甬計旦夕過由拳能與長卿
偕訪否威明雖善稱病寧爲趙壹此間苦竹不深必
不至作張薦有把臂入林而已言路伎倆漸窮猥用
宗伯塞白遂謗及靈真僕齒牙餘恣也復何足道正
憂此曹生作善星比丘耳子念迫桂玉不免遠游張
將軍詩爲堯叟揜却埋之豐城非足下誰爲出之餘

不多及

又

昨冬偕戚少保與足下高會時覺奕奕神王春時聞
足下歲杪舉一雄又嗣得一雌不勝喜躍男子長貧
不爲害所不可缺者此事耳足下以何日過吳中當
浮大白相稱快也甬中人來齟齬屠長卿至不可聞
聞足下以大義持之因而牴牾大厦拉擺非一木所
支朋友中不可無此段事徐吳江入臺矣偶便附此
容脩賀不一

周公瑕

昨有數行及先師像紉綿捧去不得報言恐去力浮
沈耳黃庭內景校讐頗精計足下欣然便爲捉筆兩
藏妙典及近代名手幾滿一簾箱獨少厭卷者異日
欲結葦珠宮一大緣勿謂道人習氣未除也休承叔
寶猶在人間而不能握管意興敗盡梅花屋兩日當
甚佳翠禽啁啾惱足下清夢莫更又以爲萼綠華否
又
得教具悉念存之切公築室避喧數十里外春日如

小年風氣清淑於綠陰紅雨中焚香燕坐乘興對鄧
尉山色弄筆寫黃庭貽王元美故人問第一快事何
緣似一葉舟兀兀了此私所未解勿謂僕以貪心作
挑鬪語迫促能事也吳君誠佳士其如得之晚何月
來避客苦竹以公書勉見之僅落穆數語而別耳殊
無以慰其意也

張伯起

殘歲受役貴客却作朱脩之面孔不能與足下旗鼓
相當蓋至今猶恨之吳中如足下不肯就公車文子

駢甫得佐大郡視若敝屣真桐江一絲也令長平冠
軍里中兒愧死矣春寒甚忽忽擁爐幾與筆研讐近
始得舒勉效自珠玉之導久不措意工拙既成讀
之不知何語足下爲我藏拙可也仲夏越游恐不能
大快出門十步外無孟嘗信陵不如足下抱膝爲佳
耳

王百穀

僕自東徙於竿牘都廢然至讀足下一札數行輒用
洒然於靈府中下一沆瀣也比益清勝章生稱兩郎

君俱游泮甚慰甚慰鄒彥吉眼中安又致此斷斷却
盡爲家弟作巢窟不爾何地可着除日耶屠長卿雖
過作達第罰作鼓吏必不敢仍操漁陽慘何至遂削
籍可嘆可嘆所覩家弟白首見招小暢耳文苑中一
段蒙氣尚未豁天日也足下所稱李本寧固自宜爾
楚衣倭行少年固已尾之一着朝士服卽攬其袂矣
僕在人口過活一世晚知小自由解裝隳裘以了餘
日木食草衣覺後此味願與足下共之聞
談思重日駕艇符縱飭

中裝尚可作萬人供

何至如足下云負郭不能半蘇季子審爾即使日噉
脫粟僅堪活七人半耳呵呵

又

扶病與公相見惓惓如不能續語公殆季梁我矣別
後漸自能起小輔以藥食覽鏡欣然覺形神復親公
知之當爲一快也久旱將雨公所謂北牖晚涼西山
爽氣故自佳尚未及田家停桔槔濁酒相命計歲功
之爲親切也何觀察所致新刻不足言獨僕舊於周
氏錄得游山記四鉅冊久滯渠架今始歸我悅如見

故人矣童生舊攜一札書云致李使君者不言是何
人今知是觀察卽達之矣扇頭絕句附去非敢相誚
欲公於方寸中覓普陀落伽真境耳一笑

又

二詩具見風人之致至及屠孟卿則忽懼然憐之與
恨政當各半耳僕六時晏坐澹然無管足下嘲我未
能遽焚君苗筆研筆研故當焚但世無士衡以此二
物得小延第令生塵若史雲釜可也吳幼安乃能念
僕但僕覩顏偷生言及懸弧腸寸寸磔安敢當賀卽

足下以孤山例訪我雖謝客尚能具濁醪脫粟以待
不然者索我東海雲氣中矣

又

得足下手書知近有霜露之恙旋已平善長卿一賦
能腐毫而聘茂陵女宜其消渴也足下倚馬千言故
未至損靈府然造物善妬才多以尤物中之幸自消
息勿落彼度內僕長於亡弟十年尚鼓棹苦海與鯨
鯢作敵耶漾上書乞骸骨足下當候我於楓橋烟雨
間矣馬叅軍佳人也而未足妬乃亦奪之遺橐蕭然

幾無以殮僕亦小效脫驂之賻渠遺口媿媿以志銘
見托須足下先狀之故爾談叅軍病臥旅邸大是遼
落今似可起矣僕亦再過之不能如劉丹陽甘輕薄
尹足下何自有三至之疑乎傳街中盛行謀野集乃
不以相寄無慮中郎談進也一笑

于鳧先

僕老矣甚畏時名而邇來爲噉名客所困幾欲鑿坏
塞兌忽得足下書目若滌而醒者已又得足下詩吟
賞不置口旣讀書詞所謂生十有六年語知足下猶

未及冠也何齒之少而才之老如此記僕年十五時
目不知詩偶爲塾師所強賦寶刀僅就二句塾師異
之蓋又三年而始曉開古詩書帙其視足下今日何
啻霄壤雖然亦竊有一得以獻夫千里之駒不能無
逸蹶也不逸蹶不足以徵千里然使負千里而意不
免逸蹶終千里累也是在足下勉之而已何日可一
面且與兒輩商確經生業既在世法中不能舍此自
見勿謂老人多澹語俗語也詩一篇不足以酬來美
聊見鄙賞而已餘不具

張元春

京師逐客如蠅虻腥散而復聚留京客則蚊子嗜鐵
牛無血可飽亦無驅者足下何所懲而不來或慮瘧
病君子所以中沮耳僕考滿一事似小有齟齬俟回
咨報許乃可成行三千里酷暑長途甚怯不擬一身
試之足下乃遣人一看卽得何自損嫂機杼中物乎
又不忍拂足下意聊受而以他物將酌幸勿怪僕今
春頗能食飲氣體亦稍腴然桑榆之照能復有幾任
之而已

張叔琦

僕自戊子夏得吾亡弟耗已又得尊先公厭世耗悲
隕之後顧影忽忽若不知有此身者唯欲效一言以
自托於不朽則後死之責耿耿一念無已業爲亡弟
狀其行矣仲春初使者萬里來得手教及劉玄子比
部所草尊先公行狀而以地下之石見擬也不佞卽
不敢不辭然何忍辭適會上書杜門引疾乞骸得少
餘日次第成此僕生平覩李于鱗之孤峻絕俗尊先
公之恢廓并包以爲世無能鼎足者若徐子與汪伯

玉差近尊先公姑未論其文其材用似不及也尊先
公之功業偉矣誌語不當及吾曹倡酬諧謔細事然
尊先公精神所注故不能去之今廟堂之不右文士
久矣去之操觚少年將以我爲傅比也陸太宰每語
至易名輒爲扼腕欲言之主爵僕獨謂於茲時卽得
必不暢人意日久論定誰能小軒輕哉所寄尊先公
遺留物無論潤筆是尊先公手澤受之不可却之不
可其晉公重耳出亡圖北宋名家也行筆極精密細
勁而拂拂有生氣正何必李伯時第考重耳出亡幾

三十事而今僅十幀可考者七事而已以此不能爲
完璧今置之案頭朝夕展翫令人思尊先公也古銅
香盤留供世尊前若玉帶蟒袍值過重且非老病尚
書所可望御者却附使者返之薄薌幣修几筵之敬
不一不一

華孟達

僕自仲秋後體始得小挺而日苦筆硯復忽忽無寧
思足下詩大抵成就少可受雌黃者以未及謝却爲
仲子勘一番然亦任意興時發時懶去取或亦當仲

子天才大有神至語亦有從苦思入者第下韻入字
往往未穩協以故句饒專力而篇少全功譬之未攻
之璞驟令拙工見之不免相累老卞耳昨見宗伯公
意不甚滿仲子尺牘以擅左法不可恒用恒用則爲
人所窺郁人文小語自咀自譽可耳難於貴洛陽紙
也此語似有致足下識之別紙所諭大阮欲得詩序
僕於新正誓絕此障矣今則未敢懸却也百谷好於
筆吻間作業不唯調此公亦似調僕呵呵

又

嚮者足下過金陵時方苦應試之士麋集能藏報謁
揮汗成雨於生平知己竟遂寥簡此歉何如亦恃長
者見亮形跡之外耳足下為各場所耗磨別托貲郎
以了壯游之興若長卿文人次公循吏俱繇此階何
自為屈倘攜近集百卷燕中如陳伯玉故事當一日
而各動公卿太原公故知足下必為倒屣僕知此書
亦贅疣耳區區衰老對鏡自憎加以手足之痛乞歸
不遂當圖再上其他筆硯之債牽累無以聊生足下

西虜縱橫兩盜猖獗而肘腋之間隱憂復

深見太原公眉頭恐亦無舒理雅貺祇領聊附薄報
不宣

華仲達

數得足下書於僕致精懇而又有物外契故不敢辭
而僭為之叙第所去取有出於一時興倦意懶者足
下與伯氏再商之可也各世之語故不在多不朽之
計亦不貴速吳子輩眼既少殊吻乃多刺昨因喜胡
元瑞近體詩許之小過情渠不免沾沾為羣喙所囁
幾無避處足下自愛僕筆硯緣非久當斷矣

華存叔

時聞足下善病狀輒爲懸憂得手札云向康豫且詞翰燁燁審跌宕杯酒間尚有餘勁也僕一太行坂傍驥耳導師解羈絡而飲之清冷以故易爲馴豐草長林差自得意然欲調此飛騰蹠蹠態於不饑渴時亦自難也所云潘大司馬口僕不置此自誤愛僕耳非愛道也果愛道者胡不以一介來叩仙師羽化所以而刺促修治城公行逕茲附拙撰師傅乞足下試一讀之能暫脫五時衣御白恰握塵拂趣故自無限也

汪仲淹

足下稱西湖諸詞客大會選伎徵聲分韻賦詩足使天境中增淡粧濃抹之勝乃至念及丘壑長物使薦其昌歆覓陸於三鸞八俎間則非其任也計長公已還馱爲叔子授室吾幼兒亦欲同之自此乾坤間有兩無事人矣比來遘異人粗有所得於卻病尤神念欲薦之足下并以助長公扶老之具不知風緣當何如耳茅平仲已爲達書於兵使者其人似河朔傖父可以義托惜晚遇耳使回聊此附復強飯自愛

汪惟一

記在鄖中初夏午睡足汲石泉煮虎丘新薺啜之乘興爲足下掃竹里館記旣成而讀之不覺失笑卽腐毫史漢人少此一段境界也遂欲奉寄無繇歲杪晤子與攜李道中叩足下踪跡謂倦閩遊業返饑矣僕以量移歸里以避言賜沐無間關道途之苦而獲息涎蝸殼九友齋十歌所懷一旦還我天假餘生當徙入二藏中覓生活不敢復噉人間名矣世人自當始吾處不當妬吾出也俘來辱箋教損餉種種扇頭二

詩壯麗精切然而不怒古印新刻所謂五湖長不敢不拜來意之嘉陶隱居十賚未足多也第長下衍一者字於義不相當能爲我別刻古印見寄尤妙勿謂老人得隴望蜀也所成鄙言卑卑亦似小有寓并往拙集一部秘之母輕示人不一

李仲子能茂

僕爲 聖主誤恩失計一出躑躅留省冶城之鐵不供鑄錯方圖上書陳情歸與病弟相守而病者不待五十年手足一旦判離哭泣無節形神不親方杜門

就醫藥忽得足下長箋以幼于紹介啟而誦之鏘鏘
乎何瑰麗悲壯若是也昭代作者濟南新都足下微
抑新都而右濟南此自獨見亡所容喙第節許及僕
所不敢當耳足下又謂吳越間有動爲僻棘好創異
談自謂追躅邃古得非劉子威吳瑞穀諸君哉此不
過日取三蒼五雅揚雄方言之類字剽而句擬之以
文其陋足下但讀左國短長賈誼史遷數大家言何
嘗有此也若爾更不如昌黎河東廬陵眉山之爲快
嗟嗟文之不易言久矣若說詩者亡慮十餘家往往

一采而獨蘭谿胡元瑞氏最爲博識宏覽所著詩數
上下數百千年雖不必字字破的人人當心實稅苑
之功臣近代無兩渠必欲僕序之亦以避標榜之訾
尚未脫稿足下得之否六詩具見樓托他詩及文稱
是荆山之英武庫之良小加磨淬不患不作國器虛
益滿損勗之而已先青州行狀已徵雅屬胥後命詩
宜和病甚不能措思聊以一章塞白亦不知作何語
亮之亮之

劉少石

三原清江集 卷二 九
獻歲先後兩厯數千里之使而慰存我何足下之高
誼如此僕本不能出而懇辭之疏爲政府勒歸則兩
白簡上矣南牀不爲知我然亦不爲不愛我也五十
之年倏已過四昇此餘日讀書灌園行當更忌我耳
然亦不能別頒江湖約束也足下讀禮之暇益精進
以成驚人之鳴子鵝腊鮓拜貺當時蘇長公只言黃
州猪肉不審其故今且付青州從事作伴也手瘡口
授侍史不次

潘景升

自伯玉倡古文饒中而饒中市人毋不爲伯玉言者
亡論伯玉所草太夫人傳卽狀議誅挽之類靡不蒼
然淵然古色所以爲太夫人不朽者饒中足矣何所
少而必欲得僕不腆之辭贅之來書幾千言甚法而
葩獨所飾許僕過當以僕生平所伏膺文則伯玉詩
則于鱗籍令二君子以屈趙一日之好推合左師豈
其區區宋賦而匹晉楚足下正自欲得吾文耳念欲
以不文辭而仲淹苦聊蕭之曹子念又稱足下佳人
也少而多長者游其他詩文亦稱是以故不能終拒

第使我供地下役等覆瓿則可乃使之與伯玉並馳
所謂張子布見之耶大幣援白香山例以半資刻佛
經餘筐篚報足下亮之亮之勉進饘粥自愛不一不

一

徐生

僕自丙子冬避言歸里便托跡麋鹿曳尾泥塗中
間辱仙真見收游方之外與世路未殺雖以相知故
人如老丈者亦不能通咫尺之書道區區申款款而
撫州周使君伴來乃辱賜存披緘誦之恍若覩紫芝

眉宇令人神爽第飾獎過涯非謗劣所敢承耳方僕
盛壯時妄自意以爲班史而後私傳之體猥雜偏勝
左氏而後編年之書繁簡失次亦欲整齊其事與辭
勒成二家以追跡盲腐至於國家汛埽夷穢照映千
古而二百餘年來無一人受蘭臺之管者乃上稱金
匱下衷稗官方欲謝絕人事異有所結撰而一行作
道民不敢捐半生精神於筆硯毫翰間且慮見聞少
有未真不憂人非亦有鬼責以故遂抑不爲吾文絕
世才也方以盛年得離世網天假之日有事於此誰

能妬之昔柳州以史事責昌黎然謂必史職而後任
史事則非也孔子豈嘗職魯柱下乎哉每覩台鼎頻
革羣俊彙起雖以僕之不肖墮人齒頰尚有屢玷除
目而不能以格外用賢者良可歎也雖然執事寧以
九十老親易三公重乎人去聊爾布復并粗刻附覽
不一

王舜華

得書知爲廣陵游者半歲甚適歸而有漂搖室家之
歎夫廣陵天下之豪任刁程卓之寶萃焉以兄之才

藻且高自標置彼曹擁篲治裝之不暇今舍而趣之
巖屈自放之人若以爲監河侯者則兄之計過也僕
自庚辰委身道民付業兒輩月責十金卽一切衣食
讌會酬酢之費皆取給於此間得官府小致幣資粗
省紛紜卒歲計之亡纖髮贏三兒卜築未竟公私逋
負不完今者滂霖恣霍稻田匯爲巨浸花地盡成甌
脫何忍向之爲不情之索且彼縱未有目亦故有耳
其耳兄之聲實久矣安能強之今搜索得二金佐一
醉之資勿罪菲薄文殊師利畫像返上緣齋室已滿

不能供養故也鏡古帖評與諸賢往論頗不異新詩
多泐泐之致附謝不一

劉後菴

嚮者作伯玉司馬兄第書欲爲伯玉安頓餘年且謂
兄道得大行於新都匪唯仁人之利溥亦是謀生之
一助也而喻君先已至彼兄遂不面伯玉薦福之雷
信哉緣簿矣尋拜手教及諸記之惠乃知天遣兄與
宋子溥游天台鴈蕩永嘉括蒼盡搜諸名勝而發之
爲鉅麗奇瑰之辭蓋有不偶者不然茲時方襍載於

猗頓程鄭之門而已僕名雖事外而身滯塵內羨此
壯游兩腋欲飛兄能過我借塵尾吐烟霞語否餘不
具

徐孟孺

自奉仙師入觀卽與荆老拾松枝煮新泉作菊苗荳
角供而覓足下不可得方共怪之旣得足下書披瀝
衷悃激迫之深至欲逃家室賣身削髮以克掃除一
力卽呼荆老誦之相與懽然神賞此雖二祖立雪斷
臂之懇亡以大隄此雖然仙師示誨愛敬君親而足

下七十老母時時臥牀第柰何亟舍而棲托二百里之外乎卽緩急叩棊几呼粥藥誰與應者世人鮮遠識所左右前後老母者亡不以一第爲悅一旦舍而就方外服亦非所以慰哀慈也僕非有出世根器仙師見憐西山之日無復久照且于一切障累漸輕故援而拔之然寔無毫髮得可以資足下亦焉用借爲例廿一日乃仙師嶽降日足下可馳來拈一瓣香作弟子券僕當誦而焚之宣父云欲速則不達猶龍公亦云輕諾必寡信足下宜加三思僕言不能再也

彭欽之

嚮聖心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蒼不能酬荅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卽爲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識悔而足下盛爲書飾獎之二詩見貽錄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蒲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指迷禪故有所托近却蒙師真指示玄元一竅欲拂拭方寸地以凝承之而未能但有十二時中思已過而已呵佛罵祖行逕斷乎不能而足下乃以是推之長孺又從而質之縱貧里人有擅施

心其如無寸縷升粟何詩當和緣綺語亦是過中一端第將來終不能已也方苦報書不一

黃玄甫

晉陽賈人來得足下書及歷絲毛扇銀鑰種種之餉皆非深山道士所宜蓄特以千里故情深於僑札不克辭耳承令先公大變審已就寔無由絮酒炙鷄以效區區行狀捧誦并他文一篇覽訖每歎千鱗游岱僕以畏深沈思不能代執牛耳有足下無憂盟盤矣僕近來行逕殆如優兒弄蛙作經師王孫學禪坐於

聲響形跡小類其中故無有也足下云來歲公車一應詔後擬與明輔兄渡江見訪恐足下其時擁傳驅弩鹿豕之蹤何自受覓明輔清真簡貴如逸少水陸四千里能無疲於津梁哉助甫神駿康衢萬里而小蹤足於晉殆是二公宿緣得相煦沫令人歎羨近刻得數種經有完者先以奉覽并寄明輔助甫龍華藻珠隨分可結緣也常侍公健飯嚮所偕陳中涓聞且九十矣而尚無恙虎祁之宮三易坐者何修短懸殊也家弟感足下無異足下感托致謝不腆薌帛爲我

布之隧前由拳集者屠長卿著也彼駸駸欲渡黃池
足下畏之否

顧少玄

前月幼茲所致長歌讀之令人兩腋習習風生有天
際想第其時苦行役不及報言又損餉百舍糧以饑
口故卽噉之亦不及作煎合黃精並進以此兩事俱
負公如何如何避寒處一蝸廬如墊然尚未得靜中
趣獻歲須悉焚筆硯杯勺令無毫髮餘累或有可以
語公者第恐轉敗公興耳幼茲素信草草不悉

李仲吉

始見足下所構時義竒之以示荆石學士則又大竒
之不以第二理相期尋拜足下見示手教縱橫翕闢
雲車風馬令人有揮斥八極想昔賀監見李供奉呼
爲謫仙人足下故謫仙人也其欲交僕則足下已在
幸舍不難朝夕其欲師僕則僕無可師者且僕生平
不敢當師名於互鄉之童子而况足下哉亦有以僕
始末告足下者乎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名又不幸
而好飲好詼噓好一切鉛槧之末技又不幸而不能

自愛往往輕露其醜以故狂名滿天下客所不得志
於人則借名僕其稍得志於僕則遂狎僕狎而不能
大得志則又狃狃及僕僕又跡弛亡長者譽而負輕
薄文士名銜負心之痛而牽富貴當止足之地而乏
勇決垂朽之骨作人齒頰間物中間愧心畏心厭心
悔心數起數滅庚辰歲首藉靈真警誘少知創悟決
筴屏家累絕世情束身入觀然僅得作一焚誦道人
而已內省根器則爲七情所蝕追惟疇曩則爲百誓
所障陽月以來日寢一日亡尺寸之益十二時內思

過不暇豈敢恣口般若妄草大還以簧鼓後進下阿
鼻種哉足下審必欲見友者則有先師之訓誠而
入默而守以此交相勗而已荆石公意則似欲足下
於信俾間小就繩墨以修應世之業世願時而後求
度世出世無難也僕意亦不異辱示偈殊得葱嶺法
步屨見過相爲印證第恐維摩默然耳

吳汝震

庚辰歲首僕以倦一切稱病弇園至孟冬朔復棄弇
園攜瓢笠及佛道書數卷入白蓮精舍覺遠公結廬

之爲煩第不能學渠削髮耳足下書來疑僕假補劓而有所著述誤也僕方識綺語障之不暇而何敢復問筆硯又謂僕尚可一出又誤也巨源絕交在咫尺外久矣陸法和云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况區區一鴟殘鼠唯是讀足下新集擊節久之忽令人有老驥千里思尋亦興盡而止前勞足下遠致張氏牡丹本種之一年盡成單葉然此地妖麗百種皆沈香亭錦步障中物既繁且賤正不須遠致汴洛也第僕亦已付之不見不聞矣見委五扇破例塞白并

薄有所侑不一不一

陳仲醇

孟孺來得手教及佳箋竹如意之貺念僕非永譏二張何以辱此異貺作小詩揮灑及夜臥搔背痒時輒思覩足下烟霞眉宇耳審尊人萬福次君得入試爲慰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焉文此猶未是實際語慎毋使泉石落寞也僕違心而出去東山一步地便成千里悔何可言孟孺歸附此不悉

郁人文

足下抱三代敦彞以梁清數頃陂自環作武陵觀世人莫可踪跡之而乃儼然造我顧不能手烹伏雌燒筍蕨以供而第使兒子侍酒又令整整雨中還蓋至於今恧焉足下何月爲謝恨五載前不見足下然見之當令足下如楊朱受猶龍公擿也秦右伯郭叅知傳覺已行世縱未能人人悉足下當亦有心賞者腐令史成欲藏之名山瘦公每志石一埋之麓一埋之壑乃至摩訶迦葉奉佛伽利入鷄足其事不同要之所期於後世一人也天假足下資又證足下貧而侯以日勉旃毋忘鉛槧與二三君子期而已僕實未有所證而於一切世緣欲盡尚恨刺促遠不及向子乎邇不及袁夏甫悵然悵然

與周生

從尊君得足下棄家信已又聞自六和歸杜門看內典六時清淨誓絕世緣足下是再來人未染欲阿羅漢僕雖不至於情中作生活然大段脫此科白不得出出沒沒何得具鬚眉稱男子以故語足下輒面赤

汗浹自恨其霄壤也印上人出足下所與書以妙宗
鈔請質渠亦能解釋第恐是獅子坐旁聽來非繇蒲
輪上證徹於足下少所饒益足下如擬把茅蓋頭作
知見宗錢塘沈蓮池是千五百人善知識須往一見
之羯磨兩夏三冬亦可如不欲鑽故紙馬大師所云
卽心卽佛是單刀直入法又六祖云心迷法葉轉心
悟轉法華亦此意也僕非曉了者只是借花獻佛耳

荅靖江陳生

久不聞問時時在懷僕自昨歲因同事者疾戚頻仍

意緒爲之恍惚豚兒偶忝先鳴親友若見聊蕭稍出
應之不無酒食之累遂成羸瘵委身藥餌差得小甦
勁耳足下示所見及釋先師與印上人書語皆精切
然金丹正理數卷內也有之僕意亦爾同爲下手處
無的證耳年來苦筆硯之役而未能卻此實傷生一
大奇驗歲卽當盡去之且收斂身心以俟師期此外
無足言者末俗薄惡凡知者必忌不忌則不知足下
輕出至寶以求俗知僕以爲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
蘊玉而山輝藉令有陵陽君識而薦之楚廷楚廷之

利非山之利也足下自擬插標僕謂不若藏諸續也
荆石公孤介一字不爲人輕作邑令兢兢聞且至當
爲足下言之雖然佛勸忍辱道言和光足下但守此
四字以保桑榆之日勝於借客也病懶口授作報不
一不一

宗子培

前者有李太師人役附數行通候然不敢輕瀆老伯
先生迫人歸得足下書則知老伯善飲噉健步履且
暮不釋卷神明之用不衰已使者來復得足下書則

元伯業九十矣而益疆憶先府君歌鹿鳴時同年之
長者山陰駱先生與老伯今駱先生九十三矣二先
生相望於楊子之北錢塘之南若恒衡之對峙而先
府君之在泉臺跨二十六周矣不佞之從賢伯氏結
社論文彼此朱顏馳騁千古歛忽而成二天其亦二
十七周矣蓋欣然而爲老伯羨則又泫然而爲賢伯
氏及先府君悲臺萊之頌甫亂而風木之思與山陽
之感繼之故自不能已也嚮時每念足下僅一子無
爲賢伯氏後者今聞少君乃有四男子當不憂若敖

餒又聞獻歲後北上謁吏部選老伯彊無恙且有少
君侍可以寬內顧旬後成一歌詩賀老伯并作張肖
甫少保書倘可爲足下道地也僕已斷文墨歌詩亦
大是破例今奉經像移徙鄉落一瓢一衲作退院僧
不從兒輩乞衣食也足下所望奢不能應勿訝勿訝
今先寄馮大叅小牘欲其達撫臺爲弧且添一佳事
耳餘不具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二

終



